

堅

瓠

集

聖祖餘集卷之二目錄

陳少陽

白鷗滅談

波涌石船

崔氏女卧水

鄧都使代任

水中字

聚寶盆

種銀寶

兩錢

誤吞釘

針產死婦

戲呪真死

陸稼書代任

拘相公見鬼

陽春園

目中見佛

秋海棠奇花

雪天掘蛟

高開道

筮在辛

某相國

秦始皇再遇盜

齊天大聖廟

西施廟

小姑作祟

歇家驛吏

內江女子

愚不及婦

妾執妹禮

鬼孝子

乳香辟瘟

七丈八丈佛

鐵柱宮

牛隔盤兒

佛郎機

千闐玉

量書尺

赤鸚鵡

巨人半指

草峰倒懸

追魂碑

陸生水生

結願香

閩王殿對

螢異

大螢

象爭

肉糜乾腊

厲女受封

海濱元寶

金石

紫潭李翁

登龍門

陶母截髮

奪妾

老鼠拖薑

接輿

公輸子

人異

孝慧鵝

類

堅瓠餘集卷之二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陳少陽

樵書宋太學陳東上書以忠言見殺屢著
靈異丹陽立陳少陽先生祠鐵鑄汪伯彥
黃潛善像長跪階前游人唾之嘉靖間南
安鄭晉入祠瞻禮題一聯於壁云一片忠
肝千古綱常可託兩人屈膝平生富貴何

爲題此二像應筆而倒

白鷁滅燄

太平御覽介子推不欲明從亡之功隱於
綿上晉文公焚林以求之火烈巨舉有白
鷁萬翼繞煙而譟扇滅其燄子推得不死
晉人奇之爲之立臺名曰思州之臺據此
則子推不死可無禁烟矣與左氏之說何
其異耶然其說甚妙不可不存

波洞石船

劍南人物志漢犍爲隗相母喜飲江水必
得中流之水方以爲潔否則不嘗溪流湍
激每有覆溺之患一日波心涌起一大石
船可穩步乘之而汲人以爲孝感所致

崔氏女卧冰

北墅手述政和中濟南崔志有女母病冬
日思魚冰堅不可得女曰王祥卧冰我欲

效之家人止之女曰男子能爲之豈女子
獨不能耶乃焚香告天卧於冰上三日冰
開躍出鮮鱗三尾烹以餉母母愈人問其
卧冰時寒氣何如女曰身卧層冰之上但
覺陽和之氣下偏殊不知有寒也昔王祥
卧冰於沂河之中至今此地冰堅有一人
影卧於上四隅皆凍獨此影碧木淪漣年
年清湛不知崔氏所卧處有此異否

鄧都使代任

夸堅志林又爲鄧都使已載寘官數宣和
七年其所親段敏病傷寒未解昏困間見
錦衣花帽吏卒數十輩皆長文餘直人卧
內方驚顧而又忽呼段字曰彥舉汝勿恐
明日得汗矣因留坐款語曰吾不久當受
代段問其故曰有內臣黃某者觀時事不
佳知必兆亂每起念曰不幸有變吾必死

之上以報國家下以表忠節後京師破黃
遂赴火死上帝嘉其節故預除爲吾代少
頃又告去敏覺少蘇明日果得汗而愈方
問荅次不暇詢黃之名紹興十三年錢知
原觀復爲廣德守中使黃彥節經過從容
語及先世曰先人諱經臣于京城受圍時
不忍見失守之辱積薪于庭自焚而卒以
證前事乃知代林任者爲黃經臣也

木中字

後梁開平二年將軍李思安營于潞州伐木爲柵一大木中有文云天十四載石進思安具表上之群臣皆謂十四年必有遠人貢珍寶至司天監徐鴻私語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以我度之丙申歲當有石姓者王此地蓋移四字中兩豎置天字左右卽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字

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年石敬瑭起并
州一如鴻言其國號晉石進者石晉也又
春渚紀聞載晉江尤氏其隣朱氏園中有
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若以
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
於木之細枝亦有之尤氏乞得其木作數
百段遺好事字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
朱氏尋衰其園後歸尤氏

聚寶盆

挑燈集異明初沈萬山貧時夜夢青衣百
餘人所命及旦見漁翁持青蛙百餘將事
剗萬山感悟以鉏買之縱於池中嗣後
喧鳴達旦聒耳不能寐晨往毆之見俱環
踞一瓦盆異之持其盆歸以爲盥手具初
不知其爲寶也萬山妻於盆中灌濯遺一
銀記於其中已而見盆中銀記盈滿不可

數計以金銀試之亦如是由是財雄天下
高皇初定鼎欲以事殺之賴聖母諫始免
其死流竄嶺南抄沒家貲得其盆以示識
古者曰此聚寶盆也後築金陵城不就命
埋其盆於城下因名其門曰聚寶

種銀實

謝氏詩源薛瓊家貧苦無以養有一老者
以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種之得贍汝親瓊

如言種之旬口發苗又旬日生花花如
螺又旬日結實實如櫻李種而收收而復
種一歲之間所得銀實無限瓊曰真仙所
賜我豈可以自封凡有親而不能養者皆
徧周之

雨錢

閩書唐昭宗時建陽熊褒爲兵部尚書性
至孝時值亂離例無俸給惟立功有賞資

哀悉散之部下親喪不葬晝夜號泣天忽
於其院中雨錢三日哀叩天以成葬事所
餘錢盡舉入官其隣里僕隸有得之者悉
化爲土人皆異之○大有奇書明歐寧主
氏事姑孝貧無以養天亦雨錢以給之又
汀州林氏爲郡守罷任居家天忽雨錢於
其宅林叩天拜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
求速止之應聲而止然所收已億萬矣

誤吞釘

高坡纂載洪洞韓肅卽忠定公之父也
三歲時誤吞一釘家人皆驚哭待盡其祖
以神醫名視之曰無恙然必待三年釘乃
得出人莫之信遂定時日書壁間以俟但
每作腹痛必絕而復甦久漸黃羸骨立及
期謂家人曰兒疾將瘳勢必大作雖絕勿
懼宜先煮粥飲以俟之旣而腹果大痛一

呌而絕良久吐出釘銳盡利又復絕逾時
始甦歲餘獲安壽七十一卒又三原王宗
貫少師十一歲時口含一釘忽聞師命誤
吞下咽至十六歲左腹作痛遂成一癰膿
潰釘出而愈後撫吳親與醫官盛春雨言
者至九十有七而卒

針產死婦

挑燈集異萬厓中湖州凌漢章精于鍼灸

一日見一嫗溪邊澁米出涕滂沱凌問故
嫗曰媳產難死將炊飯作倒頭祭耳凌曰
曾產否嫗曰未產又問其氣絕許久嫗曰
未久凌令嫗引至其家視之見死者胸尚
未寒凌乃取鍼于其胸中鍼之鍼始入胎
卽下婦亦復甦嫗請其故凌曰此子以手
捧母心故不下所以死耳今鍼其手手痛
釋放子命雖傷母命得生矣嫗叩謝

戲呪真死

間有太學生在學舍讀書偶晝寢同輩戲以白紙書其姓字爲靈位設于桌上更置楮帛香燭于前反閉其門而從外窺伺之生旣寤拭目熟視大驚云我豈死耶遂鳴咽流涕乃復就寢久之不起入戶視之則真死矣急輟戲具而諱其事豈此生因疑駭喪其神菟乎

陸稼書代任

康熙中平湖陸稼書先生龍其罷嘉定令
里居一日坐書室似夢非夢見青衣二隸
持刺相邀視之乃楊椒山先生帖也驚而
醒頃之假寐神魂飄蕩見二隸在前引路
至一處官殿魏奐隸入稟椒山出肅入分
賓主禮坐定椒山極道稼書居官清正彼
此欽仰茶罷椒山云有嘉定治民張某訟

公在法受銀十二兩請公對簿陸卽起立
隸引至法堂頃之椒山升殿喝隸拘張某
至張堅執老爺在任曾受民銀十二兩陸
辯其無張云康熙某年兒子援例求老爺
出結某引兒子拜門生送二盃二緞用銀
十二兩亦是詐聞知縣數內銀子陸云盃
緞是有但是誓禮何得云賊椒山謂陸云
朝廷收他俊秀銀子知縣自應出結雖云

誓禮亦笑不在法贓今聞人上現在獄中
公將銀十二兩送還聞人上便結此案矣
稼書應允椒山起揖之曰公清廉正直爲
人所擠上帝憫之此位不久屬公矣命二
隸仍送公還陸醒道其事不踰年先生卒
拘相公見鬼

談圃王安石在金陵于死之前一年白日
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吏也死已久矣安

石驚問何來曰奉冥司檄來決公之子雋
一案問雋安在吏曰公如欲見可于某日
之夜伏廡下觀之切勿驚呼但可使一人
侍側安石如其言見故吏紫袍冠帶坐堂
上獄卒數人枷一囚入身具桎梏兩足流
血呻吟之聲慘不可聞視之乃雋也雋哀
告云乞早結案吏據案舉筆判訖厲聲呵
叱安石失聲而哭忽不見明年安石死

陽春園

張黃岳先生山天樓隨筆崇正中唐中丞
中楫名暉撫楚時予在衙齋衙右曰陽春
園中有老栢數百章陰森蒼蔚群鴉巢其
巔無慮千萬啞啞之聲自晨徹昏始聞之
意殊不耐久而習聞漸不復覺池蓮甚茂
亭曰宛在再入得臺榭四五環植芭蕉翠
竹其後有雄楚樓魏我軒廠俯瞰城堞大

別漢川渺渺在目但局鏑甚密人鮮入其中者久而詢之知園中嘗有一衣緋女子相傳爲前中丞之女及笄而歿遂葬園中每際風清月朗女輒游衍于迴廊曲檻間殆有不勝情者是以人恐中其祟莫敢入予聞之喜曰是固有待于張生也每讀傳記所載幽情事恨吾獨不躬逢今有此是吾緣也乃白中丞願居其中遂敕邏卒除

薤兩日幽爽更倍予入居于樓前之寅亮
堂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遣去凡十日而
衣緋之女訖莫肯見其棄我耶抑前聞之
謬耶有情莫至良用悵悵後以流寇勢逼
尋返郡中不能再至陽春園矣

目中見佛

宋元符中張子顏常見目前光明中有白
衣人如佛者遂奉佛斷葷酒而體漸瘠多

病太醫汪壽卿見之授以大丸藥數十小
丸藥千餘約于十日內服完既服五六日
漸見白衣人變爲黃而光不見矣便思飲
酒食肉十日後一無所見而病全愈乃詣
壽卿謝壽卿曰公脾受病爲肺所尅心乃
脾之母心氣不固則多疑故有所見吾以
大丸實脾小丸實心肺爲脾之子既不能
勝其母則病自去耳

秋海棠奇花

武林王丹麓墻東草堂初植秋海棠一二
本數年遂蔓衍堦砌歲乙丑忽發奇葩千
葉起樓錦開四面經月不落其旁復有三
四如蝴蝶家人異之爲護其本根散布其
子迨明年子出無異而原本所發亦如常
花乃離原本尺許見花心之上複起一花
如重臺始細視叢中有千瓣如洛陽者六

瓣如桃者五瓣如梅如幽蘭者越日重視
或若山茶之初放或若牡丹之半謝至蓓
蕾似垂絲含蒂似石榴碎剪如秋紗其花
或大或小其心或連或散其色紅白深淺
種種奇幻莫可名狀丹麓特繪爲圖繫以
月日且自爲記刻之霞舉堂集中

雪天掘蛟

康熙己卯有寧國老嫗傭于予姓方爲家

見冬夫久雪因言寧國山中雪甚時正好
掘蛟蛟伏處雪輒不積土人尋得其處老
幼男女咸助一臂力蓋爲一方除害也土
深一丈蛟重百觔深二丈三丈蛟更加重
其形如腰子無頭尾色淡黑烹而切食之
味如海参或云卽龍蛋傳野雉與蛇交子
生石上遇雷雨入土一尺沉至極深積久
則化爲蛟韓韶簫山園中亦曾掘得

高開道

張黃岳先生習孔雲谷卧餘世知關壯繆
刮骨療毒飲奕自如不知高開道有矢鏃
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高怒斬
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
醫醫曰可出乃鑿頰骨置楔其間骨裂寸
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奴進饌不輟此事新
舊唐書皆不載惟資治通鑑有之

筮在辛

順治壬辰句容筮在辛重光聯捷禮闈以
丁艱歸里過吳門寓同年姚茵稗松先生
家一日間步至吳子纓命館推測子平在
辛貌質樸又麻衣麻冠絕無貴介容子纓
爲之布筮亦甚忽畧並不譽及科甲功名
一字推畢在辛取子纓所持素扇書局達
夫尙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止

猶作布衣看句後題笄重光書以子纓牌
板書命友天下士故書此詩以譏之也子
纓見之惶媿無地而在辛毫無怒容一笑
而別抵暮其牌板已爲人取去牌有爲之
介紹者餽銀十二兩始得返壁

某相國

明世說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
不意近萃吾門或請其故相國曰大兄好

飲次兒好貨三兒好色老人訓之不聽惟有怒氣填胸而已○予幼時曾侍一先輩飲坐客譽及長公善治生產先輩怫然曰大凡人必須人家兼做爲妙大兒做家而不做人次兒做人而不做家三兒旣不做人又不做家又曰予三子破孟子說然予問云何先輩曰大兒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次兒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三兒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豈非彼
孟子決定已

秦始皇再遇盜

雲谷臥餘秦始皇二十九年博浪沙中爲
盜所驚大索十日人皆知之至于三十二
年始皇微行與武士四人夜出關中逢盜
于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大索二十日世
鮮知者此帝王微行之始故表而出之

齊天大聖廟

良齋雜說福州人皆祀孫行者爲家堂又
立齊天大聖廟甚壯麗四五月間迎旱龍
舟裝飾寶玩鼓樂喧闐市人奔走若狂視
其中坐一獼猴耳無論西遊記爲子虛烏
有卽水簾洞豈在閩粵間哉風俗怪誕如
此而不以淫祠毀則杜十姨伍髭髯相公
固無怪也

西施廟

西施生諸暨縣蕭山下有浣沙江此郡志
圖經所載蕭山七十九爭之曰范史郡國
志引越絕書云西施蕭山之所出今蕭山
有苧蘿山山前有紅粉石西施廟居人皆
祀西施爲土穀神此其証也或笑曰西施
爲土神則蕭山百姓皆婦人乎尤悔翁曰
不然巫山有姚妃洛川有宓妃湘江有湘

君浣紗夫人生爲美人沒爲明神亦何足
怪惟是夫人不可無配夫差乎少伯乎恐
王軒亦欲爲辟陽侯矣

小姑作祟

彭蠡湖中有大孤山彭澤江中有小孤山
又有彭郎磯女兒港皆山水名耳韓子蒼
詩大姑已嫁彭郎夫小姑還隨女兒住以
孤爲姑直是戲語而後人遂於山上立大

姑小姑廟毛稱黃小匡載蔡可宗隨父仲
敷司理衡州過鄱陽湖可宗題小姑廟詩
有狎語其夜岸上無柝聲詰朝官召巡役
詢之云昨夜見有冠帔者立船頭我輩謂
是夫人玩月故不敢出耳官疑其情而詎
亦置不問開船大風陡發闔家俱溺豈非
小姑作祟與小姑本無姓氏既有廟貌則
物或憑之矣

歇家驛吏

吳語云天下歇家王百穀山中驛吏趙凡
夫相傳百穀家居申少師予告歸里車騎
闐門賓客牆進兩家巷陌各不相同凡夫
卜築寒山搜剔泉石又得卿子爲妻靈均
爲子貴游屢至幾同朝市兩君可稱處士
之特矣然題之曰歇家曰驛吏豈非春秋
之筆乎○陳眉公隱茶山與董宗伯齊名

遠而土司酋長丐其詞章近而茶館酒樓
懸其畫像然俯仰之間已爲陳跡徵君故
宅他人是保而書床藥竈不可復問矣

內江女子

臨川黎瀟雲語尤悔翁云內江有一女子
自矜才色不輕許人讀湯若士牡丹亭而
悅之徑造西湖訪焉願奉箕帚若士以年
老辭姬不信訂期一日若士湖上宴客女

往觀之見若士皤然一翁偃僂扶杖而行
女歎曰吾生平慕才子將託終身今老醜
若此此固命也遂投水而死此女可謂鍾
情者矣小青云人間亦有癡於我不獨傷
心是小青信然

愚不及婦

侯官蕭長源震以順治壬辰進士爲大名
府司理擢御史後巡鹽兩淮家資鉅富與

耿精忠有隙及精忠叛蕭之內子和藥勸其自盡震弗從遂污僞命爲布政使亡何以事害之腰斬東市藉其財得三十六萬康熙甲子尤悔翁先生至三山過其居已廢問其妻子無復存者慨然悲之作詩云人生富貴本無常生縛摩訶事可傷多少朱門皆白汝空留燕子話興亡震之愚乃不及一婦人悲哉

妾執妹禮

紀善錄長洲潘粹中純由監生拜御史永樂中在京邸娶穆氏爲妾穆本宦族初不知潘有妻也旣而純妻黃氏自蘇至純懼館於他所妻亦不知其有穆也穆氏知之以鞋帕之儀執妹禮以見意甚勤妻曰吾初不知有汝也吾有子婦在蘇家有田產吾當還汝善事君子旣而穆之母及兄弟

皆至曰吾女不與君爲妾將論純而歸之
女曰不可乃以理論兄弟黃氏又以女禮
事穆母母感悟和好如初後純改陽信知
縣二室同處幾二十年始終無間

鬼孝子

北墅手述高雲客言鬼孝子閩中人幼失
父未十歲卽能以力養俾母安其室越數
年而孝子死母無依有欲誘而娶之者孝

子忽於空中作聲止母勿再適母悲曰豈
得已哉無食何以爲生孝子曰兒雖死心
未死兒與母未相離兒能贖母母盍往市
中語擔者令其倍擔所市物吾當佐其利
三倍母果語擔者擔者如其言一人擔兩
人之任擔加輕力加倍走加疾空所市者
加速也以所獲之半歸其母日以爲常勿
敢欺母獲歌黃鵠以終老

乳香辟瘟

孔平仲云天行瘟氣人多遭疾宜聖軫念世人遺有良方孔氏今經七十餘代而不患時疾用此方也其方于每年臘月二十四日五更取井花水平旦第一汲者盛淨器中計家中人口多少浸乳香至元旦五更煖令溫從幼小起至長老每人以乳香一小塊飲水三口嚥下則不染時症矣

七丈八丈佛

集異記隋開皇中并州釋子澄鑒鑄鐵佛
高七丈三鑄捨身而後成轉世爲李嵩建
平等閣以覆之七修載真定龍興寺有銅
佛高七丈按真定卽古并州諺有滄州獅
子景州塔東光寺祖大菩薩云亦高七八
丈耳中可容數人北方近帝都故大佛之
多若此○寶顏堂載鄭庸文作聖善寺報

慈閣大佛像記云自頂至願八十三尺頂珠以銀鑄成虛其中可容八石一首之大如此按聖善寺乃唐太平公主所建爲其母武氏作福也寺僧惠範後以罪誅沒其私財得一千三百萬

鐵柱宮

成化初我郡韓襄毅雍總督兩廣軍務道經江西南昌府入鐵柱宮謁許真君方下

拜真君塑像忽爾墮地旁觀疑爲不祥韓
公亦驚異乃語像曰殺賊勝當爲真君鑄
銅像後至廣東獲賊奏功像遂易焉至今
真君像乃銅範者考南昌鐵柱官晉許真
君鎮蛟之所鐵柱在池水中徑尺餘水退
可見昔有人攜燈池上水遂沸騰急滅燈
乃已蓋真君與蛟誓鐵柱開花釋之蛟見
火將謂柱開花也至今池上不敢燃燈

牛隔盤兒

夢堅志湖州四安鎮翟楫年五十無子繪
觀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姪夢白衣婦人
以盤送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
牛橫隔其中竟不得抱旣而生子彌月不
育又禱如初聞其夢者告楫曰子酷嗜牛
肉故隔斷耳楫竦然而誓合家不復食遂
夢前婦人送兒至抱得之生子得成人

佛郎機

郎佛機乃國名非砲名正德間海島佛郎
機逐滿刺伽國王蘇端末媽據其地遣使
加必丹木等入貢請封會武宗南巡貢使
羈會同館一年後遣去因遺此製遂名佛
郎機嘉靖二年佛郎機國人別都魯寇廣
東守臣擒之○正德末林見素俊聞宸濠
反卽範錫爲佛郎機銃式併火藥方遣人

間道遺王伯安守仁書至濠已就擒文成
因作佛郎機行中云佛郎機誰所爲截取
比干腸裹以鴟吞皮老臣忠憤寄所洩震
驚百里賊膽披則佛郎機遂爲銃名

于闐玉

張世南宦遊紀聞玉出藍田崑岡本朝禮
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玉分五色惟
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

分九色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
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
西域記云于闐玉池國人夜視月光盛必
得美玉常以端午日國王親往取玉每得
玉一團則以一團石投之又湘烟錄白氏
國人白如玉國中無五穀惟種玉食之玉
成椎爲屑採近地樹葉同食之玉得葉卽
柔軟味甘而美宴客則以膏露浸玉屑少

選便成美酒飲一升醉三年始醒

量書尺

王丹麓墻東草堂中置量書尺式倣木工
六尺筭以烏木爲之金錯爲字每歲積四
方投贈詩文及諸雜編于除夕量之準以
六尺上下如七尺外爲贏五尺內爲絀遂
安毛曾侯有量書尺記同里吳吳山有量
書尺銘

赤鸚鵡

楓牕小牘宋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比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尙樂起方響久之又曰卜娘子不敬萬歲卜蓋道君時掌樂官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宗爲之

罷膳泣下後至臨安此烏忽死高宗瘞之
親爲文以祭有謝跡雲端投身禁裡每呼
舊人以勵近侍句其全文見湘烟錄

巨人半指

崇禎末唯亭袁某航海貿易同伴八十餘
人舟泊一沙渚共登岸伐木供爨行不百
步見一巨人卧于山麓急欲避而巨人忽
起舒兩臂將六七十人拉拘一處內一人

脫出墜石溝。巨人欲取指，不得入，尋摘一
長籐，將眾人右手拍破，聯貫一串，懸于高
樹而去。頃復邀二巨人來，皆喧嘩笑語，方
欲及，而衆已將腰間利刃割斷，奔逃石罅。
中人亦出，急還舟。而初遇巨人，已迫及遽
伸右手攀船。船上人出巨刀，斷其食指，負
痛不前，因得揚帆而遁。指僅一節之半，秤
之，得十八觔。袁某與予相道其詳如此。鏐

草峰倒懸

閩王審知初爲泉州刺史有地名光啓村
村中一夕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明日
視地上草無一根掘地求之草皆倒懸土
下。又福州城中有一山山上有峰太巖
薛老峰三字忽一夜聞山上如數百人喧
噪聲及旦則薛老二字倒立峰字反向凡
城中所有石碑俱自倒轉其年閩遂亡

追魂碑

李北海書法絕妙而莫奇於追魂碑方十
葉法善求邕爲先人作碑文不許乃設壇
作法追魂書之邕固正人而爲幻術所述
亦可怪矣蔣虎臣太史以一本贈九悔翁
先生鈎畫莊嚴而波瀾動蕩若有神助其
末連點數點因鷄鳴魂去不及竟書也悔
翁甚寶之

陸生水生

宋孟珙開閬荆襄嘗出巡見漢江一漁者
狀貌奇偉提巨魚避道左問其姓名與年
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已同異之邀與俱歸
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
分某雖與公相年庚相同然公相生於陸
故貴某生於舟水上輕浮故賤某以漁爲
活自足若一日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

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如也漁者之言可謂達矣

結願香

葭鷗雜識唐未有一省郎遊華山夢至碧巖下一老僧前烟穗極微僧云此是檀越結願香烟穗存而檀越已三生矣問之僧云第一生玄宗時爲劍南安撫廵官第二生憲皇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卽今生也省

郎洒然而悟

閻王殿對

耳談嘉靖末宜興大疫死者相枕籍有二
青衿俱死同上閻王殿一從東廊一從西
廊各相聆以目王查其籍以無罪復生從
東者曰柱上對爲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
道無窮恨不見西柱對從西者云胎生卵
生濕生化生生不已餘所見皆同

螢異

唐真野語嘉靖中黎聞野鶴潁州衛人舉
戊午孝廉選山東樂平令性豪放任俠響
馬盜魁捕除殆盡以酷削籍七月七夕納
涼庭中月色朦朧有螢飛來頃刻千萬旋
繞不已聞野鴈聲曰能爲半月形乎則群
聚爲上弦之月又鴈聲曰能爲滿月形乎
則又聚爲望夕之月又鴈聲曰能爲星散

布乎又散爲列星形殊酷肖聞野大怖掩
戶寢次日頴上二千戶以銀鑄來捕力辯
得釋未一年卒又野史載天啓丙寅五月
初二日京都前門城樓角人見青色熒熒
如有無數螢火虫忽然合攏來大如車輪
光照遠近觀者叫喊始漸漸分散是皆冤
魂所聚化也

大螢

挑燈集異滁州魏某夜乘馬過田間時已
昏黑見一物如金盤相去甚邇魏疑其爲
鬼且前且却旣而漸迫不得已以鞭擊之
墮地視之乃一螢也

象孕

雲谷卧餘象入北土從不生育近年京師
象房生一象子人以未見其交而孕爲奇
近閱曲靖兵備程于周試庠客滇偶筆象

仁而有禮非象奴命不觸一物交感必擇人迹不到處行之偶爲人所窺必盛怒窮追力盡而止孕十有二載乃生乃知此象初有身於渙來今始足十二載耳

肉麋乾腊

晉惠帝謂民飢何不食肉麋近聞金世宗紀言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乃知古今事未嘗無對

鷹女受封

雨窓雜錄正德中南昌李某業木作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卜俱以歲旱遷湖廣金沙州家焉鄉戚比隣情好甚篤亡何李有姪喬來湖省叔相依授徒喬工制舉業從者日衆脩脯漸饒劉推其星命當大貴段有女少喬四五歲劉因執伐遂聘段女嘉靖壬午喬字應試欲娶女偕歸而段婦忽中

變謂喬固窶人失館卽飢矣奈何捨愛女
適他省又不可背盟遂爲計誑喬謂女當
抵暮登舟已亦送半途始返實則贗女喬
與劉皆罔識也喬歸援例入場鄉會聯捷
官刑部久之擢守成都便道還鄉過湖省
餽遺段父母甚厚而爲禮亦甚恭段女適
蕭姓子作天平者敗蕩日貧而美鴈者擁
高華膺官誥鬱鬱病卒

海濱元寶

崇正癸未維亭錢裕鞠合夥入海貿易共
一百二十餘人適颶風作飄泊窮濱因共
登岸見一處屋宇巍然入其中床帳羅列
米麥俱備觸之皆灰也旁有一庫扇鎗甚
固衆竭力啓視則元寶壘塞各懷其四五
還舟前去貨亦倍利而歸後諸人復欲往
覓惟裕鞠爲顧邵南力勸乃止而一百二

十餘人往者無一還家

金石

康熙庚辰維亭毛蘭生子升官入東海捕石首魚舟泊一山下同伴俱登山取柴見山上一方石如八仙桌大光耀奪目視之則宛然金也爲澗水衝注磨盪日久金屑四散升官於其旁取其泥約三担歸家煎之得赤金三錢零

紫潭李翁

耳談黃岡有紫潭李翁族產俱盛得一古
地相者曰主出飛來金帶後浙有孝廉某
北上過其家阻雪翁觴之屢日孝廉見傳
餐小婢貌頗秀整因人語翁欲邁爲妾翁
諾之與偕行捷南宮歷任至大司馬夫人
暨諸姬皆無子獨李姬生二男二女夫人
歿遂令主家事念其翁媼甚遣人於黃岡

問消息時翁媼歿已久家亦淪替莫有知者忽翁之子以解軍赴遼陽經都下過大司馬門與門吏評語知爲黃岡人以聞於夫人夫人訊之其兄也爲之慟令飾衣冠具羔雁謁公公厚客之餽贈甚豐夫人益不悅曰能富貴人者公也今待妾家若此何以令諸兒女有外家也時有侯李氏絕胤而山東人奏請襲者叙功績不合其功

續冊在所司庫公陰以冊視李子令熟之
亦奏請襲下所司勘之李子語合得襲侯
夫人大悅相者所稱飛來金幣始驗

登龍門

雲谷卧餘登龍門世但知有李膺事不知
袁昂雅有倫鑒遊處不雜八其門者號登
龍門又晉書王衍妙善予理嗜談老莊每
義理有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

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又梁書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曰龍門之遊

陶母截髮

陶侃母截髮事古今艷稱本傳云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夫雙髮之值幾何能堪如許供設乎理之所不可信此殆陶氏家狀美辭傳者据以爲實遂成千古佳話耳

奪妾

晉孫秀求綠珠於石崇不得而崇因秀誅
宋阮佃夫求張耀於何恢不得而恢坐阮
廢阮謂恢不思惜指失掌時亦謂崇不知
斷指免頭又北史和士開使求平鑒愛妾
阿劉鑒卽與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
死無異要自爲身計不得不然若鑒之識
高於石崇何恢遠矣

老鼠拖薑

工部主事黃謙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黃借閱黃視其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黃姓名後與黃同第官刑部會黃以夤緣事發叅送法司其人坐黃受賄削籍過司日大聲曰老鼠拖生薑黃始悟結怨之由

接輿

高士傳接輿姓陸名通字接輿楚昭王時人沈秋田一得錄云姓接名輿非陸通也周時齊有接予漢有接昕又長沮長姓沮名葉人周有長魚矯戰國時有長息漢有長樂張良錐擊始皇始皇大索良改姓爲長當時以有此姓故改之也桀溺桀姓溺名亦葉人見高士傳漢有桀龍

公輸子

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見孟子註李君實
先生云公輸子名魯班楚之巧人與墨翟
攻守相拒者又古樂府艷歌行云誰能刻
鏤此公輸與魯班是又兩人矣班今作般
匠作又祀張般又金華皇初起與弟初平
師事赤松子得道自稱魯班初平自稱赤
松子則是詭襲古人名號以愚俗人耳

人異

酉陽雜俎大歷中有乞兒無兩手以足夾筆寫經中朝故事天復中黃巢入寇一婦人爲賊所傷自鼻以上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之得不死坐床用手緝麻甚熟友會談議天聖中京師一婦人全無兩臂每梳頭左足夾櫛右足綰髮及繫衣洗面亦如之說儲景德中一婦人無雙臂但用兩足

刺繡鞋片織好無敵此皆不能具手足形而能不廢手足之用彼直以心運也故莊子叔山無趾曰猶有尊於足者存又曰莫哀於心死而形死次之

孝慧鵝

寰海記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母鵝抱雛成創腸出而死其雛仰天號切銜芻母前若祭奠長叫數聲云死沈埋之名孝鵝塚又

兩京記載淨影寺慧遠一鵝隨遠聽經遠
入京鵝晝夜鳴喚僧徒送至京及門放之
自知遠房便入馴狎聞講經入堂伏聽若
談他事鳴翔而去如是六年忽一日哀叫
不肯入堂二旬而慧遠卒二事雖出裨官
然鵝性視他禽實馴善昏禮所以取此也

類

山海經云廑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狎而

耄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妬則類固
獸名也而許氏說文釋類字云種類相似
惟天爲甚故從大此解可笑豈羊豕之屬
獨不相似耶自爲牝牡句郭景純註亦求
明獨其讀有曰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
諸身不用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妬忌此似
謂類之交媾卽于本身有其具而然此亦
不經之甚也